



# 春天的约定

□侯发山

每天刷手机，看到全国各地的同行纷纷以“内卷”的姿态冲上热搜，说实话，我是羡慕嫉妒恨全都有。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文旅局副局长贺娇龙，皑皑白雪中，穿红衣，骑骏马，玉雪蛟龙，英姿飒爽；四川甘孜州文旅局局长刘洪，无论是头戴斗笠半遮面，还是身着劲装划竹筏，侠义感十足；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副局长吴姣姣，这位90后副局长身穿民族服饰，举手投足间很有明星的范儿；四川省甘孜州道孚县文旅局局长降泽多吉，说英文，秀热舞，骑马、射箭、攀登等无所不能；在胡杨树下翩翩起舞的新疆沙雅县文旅局局长热娜古丽；在零下20度的冰天雪地里，身穿鄂伦春族白鹿服饰为家乡代言的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塔河县文旅局局长都波……

不羡慕不嫉妒是假的，当然，“恨”是恨我自己，年过半

百，额头上有了数道皱纹，没有一个好身材，不能出去吓人；不会唱，也不会跳，没有一点文艺细胞，更不能展示。看到网友“这年头，不会‘卷’都不好意思当文旅局长”的留言，我心里翻江倒海，实在难以平静。尽管主管领导没有要求我，乡亲们没有指责我，在其位谋其政，我还是想为家乡做点事情。但是，怎么做才能为家乡代言？怎么做才能让游客来自己的家乡走一走，看一看？家乡没有草原，没有沙漠，没有胡杨林，没有特别出名的风景区……以致我常常失眠，熬得黑眼圈跟大熊猫差不多。

这天周末，我和妻子回到十几里外的乡下老家。凌晨四点，我躺在床上烙油馍似的翻来覆去睡不着。打开手机，忽然，我看到了当地突降暴雪的消息，忙在工作群里询问各个景点和文保单位的安全状况，得知一切平安后，我又发

了关闭大门暂停开放的应急通知。随后，我在抖音上看到高速路上滞留了不少车辆，我心中一动，叫醒妻子，然后把父亲、母亲也都叫起来，我把想法告诉了她们：为高速路上滞留的司机送饭。不出我的预料，一家人全都同意。

说干就干！恰好前一天父亲已经把准备过年的大肉、豆腐等食材买了回来。妻子洗菜，母亲刷碗，父亲掌厨，我给他们打下手……很快，一锅大烩菜做成了。大烩菜是我们当地的特色菜，除了豆腐、肉片，还有木耳、粉条、金针菇等，放在土灶上炖，即将出锅时，配以葱姜蒜，色香味俱佳，味道特别鲜美。平时常有省城的人，驱车几十里，专程来品尝我们当地的大烩菜。

第一锅做成后，天还不是十分透亮，到处都是雪，亮堂堂的。我决定先和父亲往高速公路上一趟，母亲和妻子继续在家做——因为家里没有

大锅，只能使用日常用的小锅。父亲去邻居石头家借了保温桶，把大烩菜倒进去，我一手提着保温桶，一手提了一箱牛奶，父亲提着两暖瓶热水，我们冒着飘扬的雪花，一步一滑，爬沟过坎，平时十分钟的路程，差不多走了半个小时。

“师傅们，下车吃点热乎饭吧？”我站在高速公路的护栏外边，扯着嗓门叫道。

一辆货车的司机打开车门，抱着膀子过来了：“啥饭？来一碗，饿死了。”

司机是个大个子，四十多岁的样子。我打开保温桶，给司机打了一碗烩菜。

“真香啊。”大个子司机一只手端着烩菜，一只手摸出手机晃了晃，“多少钱？”

“师傅，不要钱。”我说。“不要钱？”他愣了愣，似乎不相信。

“要啥钱呢，孩子，赶紧趁热吃吧。”父亲接过话茬。

这时候，其他车上的司机师傅听到动静也纷纷跑了过来。我没想到，带来的大碗菜就要见底的时候，陆陆续续来了不少乡亲，他们有的抱着方便面，有的提着开水，有的带着饼干，有的提着苹果，反正都是吃的东西。这些人大都面熟，我能叫出来的有石头哥、槐花嫂、土豆叔。我疑惑地问道：“土豆叔，你们这是——”后半句话没说出来，心里想，若是他们“趁火打劫”，就太丢家乡人的脸了。

石头哥咧嘴一笑，抢先说道：“允许你这个局长学雷锋，不允许我们学啊？”

“就是就是，我们就不能也来帮帮忙。”槐花嫂不满地嚷道。

“小兄弟你是局长？哪个单位的？我还以为是开饭店的呢。”先前那个大个子司机问道。

“他是俺侄子，文旅局的局长。”土豆叔咧了咧嘴，语气里透着骄傲和自豪。

四天后，我因感冒在医院输液，抽空刷手机，看到了我和乡亲们冒雪为滞留的司机免费供应热水和饭菜的视频，不少网友留言说，龙年春天一定到这个地方看看，感受一下当地人的热情和善良，尝尝当地的“大烩菜”。

我的心里荡漾了一下，这倒是意外之喜了，无心插柳成荫。于是连忙跟了个帖：好，咱们就来个春天的约定……

身居城市多年，年年春节儿孙欢聚不是在酒店饭馆聚餐，就是孩子买些菜在家里做菜。今年我下决心重新体会一下旧时过年吃火锅的感受。

□李同福

老火锅不同于现代插电的电火锅，也不同于火锅店桌上放煤火罐的桌上火锅，而是地地道道的燃烧木炭的火锅。老火锅是上下大小，高13厘米，直径23厘米的圆形炊具，锅盖圆形中空，火锅为圆肚形，中间有一圆筒形柱，筒底有算。筒内置木炭，筒外与火锅外沿之间的空隙置汤菜。火锅下部有一空间收炭灰。旧时吃火锅，母亲以肉汤烩菜置火锅，圆筒内燃木炭。父亲为了拔火，特置一铁筒置火锅盖上，使火炭燃烧更旺。火锅里的菜热滚即可就餐。

今年我请老伴翻箱倒柜，搜罗出珍藏多年的传家宝：两个火锅，一白铁锅，一黄铜锅。两个锅都擦得明光锃亮。老伴重温旧技，学着母亲当年那样，肉汤烩菜。菜有白萝卜片、白菜、粉条、油炸红薯、豆腐片。特别是给菜上依序摆放五花肉片，肉片上涂抹面酱。燃着木炭，盖上盖子。不一会儿，木炭火旺，只听火锅里的菜滋滋作响，香味也溢出锅外。整个房间都弥漫着特殊、温馨、浓厚的过年气息。

闻着这久违的气味，我一下子回到了五十年前，我们一家围坐在上房里炕上的小饭桌边吃火锅的情景。那时候，我的祖父、父母亲都在。老人慈爱，孩子活泼，屋里热气腾腾，笑声不绝，火锅菜滚烫的，一屋人笑着吸溜着吃。阖家欢乐，年味浓厚的情景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

今年的火锅菜味也不错，我们儿女媳孙及来亲围坐在客厅的小桌旁，孩子们觉得挺新鲜，我深深感受着年节的浓厚氛围与欢声笑语。

力，且大队干部一向亲厚，我让母亲待在家里，便去大队部盖章。母亲怕人家嫌大人不来，不够重视，要和我同去。

家里只有一双旧雨鞋，母亲穿着，我把裤子往腿上一挽，光着脚在前面带路，母亲跟在后面，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大队部走去。黄泥从我脚趾头缝里顺滑地挤出来，倒也利索，母亲穿着雨鞋可难走了，脚下的黄泥时不时粘在鞋上，足足有两斤重，走几步就得甩一甩，泥水溅了母亲一身。快到大队部时，烦人的雨点喇地一下又大了，我和母亲赶快跑到大队部办公室屋檐下躲着。等了一会儿，雨逐渐停了，大队文书打着伞也来了，看过我们的证明，又询问了具体情况，给我们签了字盖了公章，母亲小心翼翼地拿着免费证明，唯恐被雨淋湿。

回到家里，我们姐弟高兴坏了，大家围着那几张盖有鲜红大印的免费证明，看了又看，热泪盈眶：上学不易，务必努力学习！再后来的一两年内，贫困的家境很难一下子改变，都是由母亲在小队开好证明，我再到大队完成手续，继续了我们的学业。没有因缴不起学费辍学回家。毫不夸张地说，学习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的命运，如今我成为一名高中教师，定居城市，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吃水不忘挖井人，我要深深感谢国家当时的免费政策，感谢我的母亲，感谢当时给予我黯淡生活中一点光芒的所有人。

开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一脸茫然地拆开了手中的包裹，里面的物品却是我前些天在网上购买的同款大米。儿子看着这米，恍然大悟似的将我昨天收到的包裹打开来。哦，袋子底下的米因为被雨水打湿过已经变得湿润了。和我同楼的，刚刚拿过快递的姐姐告诉我：前天送快递回去以后，老王师傅便感冒了。可他为了能让大家及时拿到东西只好让他儿子替他一天。他儿子毕竟是第一次送，街上的坑洼处又多，所以一不小心应该就有一些快递给颠簸了出去，这其中就有你家的米。后来老王师傅从老伴嘴里知道了这件事，他把儿子说了一顿，然后硬是从他儿子口中问出了掉到水里的都有谁家的包裹，是什么物品。

雨，越下越大。我望了望那袋子大米，又望了望窗前的雨帘。只见两只鸟儿在大雨中飞着，追赶着，鸣叫着，我在这潇潇的雨声中，听着这呢喃的啾啾，好像看见了一颗闪亮的红心。

第三天早晨，天晴了，朝霞映红了大楼的玻璃窗，也映红了楼前的街道。这天，来送快递的仍是那个年轻人。我向他打听老王师傅的病况，年轻人说，他爸爸的病还没有好，得的是重感冒。他说这话时，显出惭愧的神色，脸上红红的……

## 在书房打盹

□申功晶

我的祖父不是文人，却有着一间像模像样的书房：三面书柜，一张木桌，一杯清茶，一枕木榻，桌上搁置着笔墨纸砚。祖父十岁时，曾祖父突发脑溢血，猝然离世，孤儿寡母失了依靠，他小小少年，一夜成人。第二天就离开学堂，去一家店铺当起了学徒，奔波于京杭大运河。好在他头脑活络，手脚勤快，人到中年，就富甲一方，于是，在城东北一隅择地造宅，专门给自己布置了一间书房。

其实，到了祖父这个年龄，早就断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念想，他搁下书房，纯粹源于内心的喜爱。许是“士农工商，商居其末”的自卑心理隐隐作祟，一方面，他从不让子女涉足生意，悉心栽培子女读书，他的长子为首都科研单位做研究，次子和女儿都考上了知名大学；另一方面，他大量购置书籍填充书架，神思倦怠之时，读数行字，掩卷遐思，也是人生另一种自在。祖父念过几年私塾，逸兴遄飞之际，就按照格律寻字觅词，造几句古诗词自娱自乐一番。祖父整日忙于生意，自古商场如战场，想来，他也身心俱疲，书房就像一颗心灵港湾，从尘世中辟出的一方净土，所谓“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

父亲说，他好几次蹑手蹑脚推开房门，只见父亲躺在木榻上打盹，一本线装书从手中滑落在地上。父亲似乎没有遗传到祖父的爱书基因，总角之年，他举起小榔头“叮叮咚咚”敲打铁皮罐头，做成小汽车、小轮船模型，这是天性使然。当我看到父亲满头油渍修理起自行车，攥着链条，乐此不疲，明白他是永远也不会到无书可读的精神困厄。

书房便因此荒废。父亲说，打我出生起就爱哭闹，怎么哄都不济事，左邻右舍苦不堪言。有一回，他抄起一本彩色连环画在我面前晃晃，神奇得很，我立马止住了哭声。我上了学，把祖父二楼的书房占为己有，一者，二楼清静，再者，家里、学校抓学习抓得紧，我又是出了名的爱看“香花毒草”，于是，父母经常搞“偷袭”，楼梯是木板，只要一有触动，老旧木板便会发出轻微的“嘎吱——”，我以敏锐的听力，听出端倪，有足够的时间把禁书藏匿起来，然后装模作样认真答题。

我似乎挺幸运的，在那个“七十二家房客”的年代，能拥有一间独立书房，在这个无人打扰的私人空间，我看了很多闲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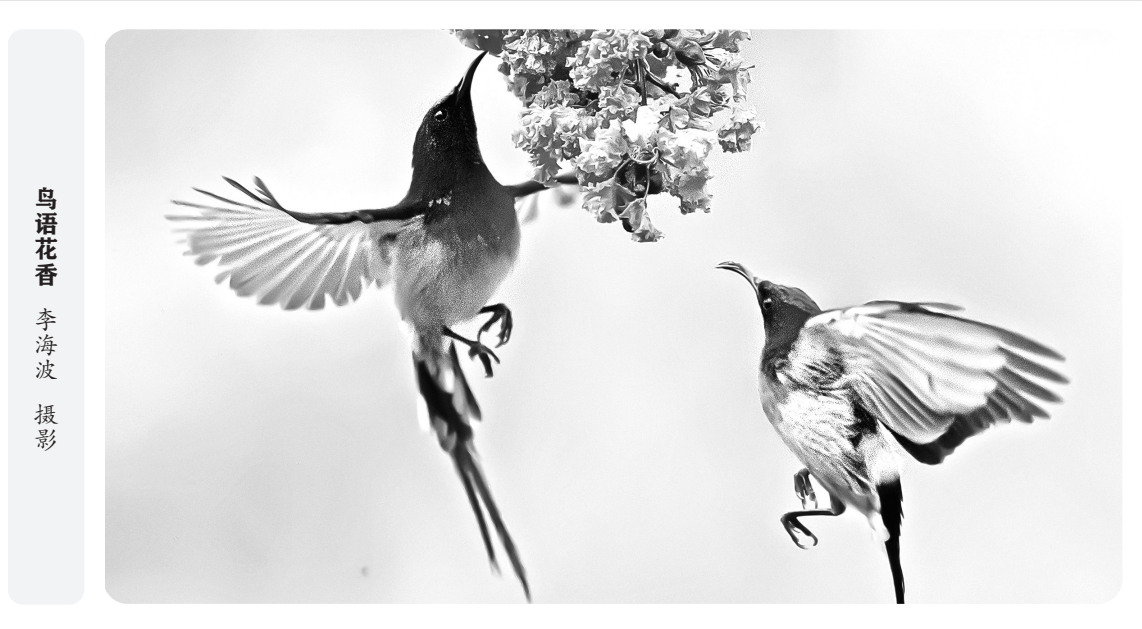
老宅拆迁，城里房价寸土寸金，居大不易。于普通人而言，有一方容膝安身之所已是耗尽毕生财力，至于拥有一间像模像样的书房，更是奢侈之想。我想起归有光的书斋“项脊轩”——“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灵光一现，在阳台辟了一隅，安放好书桌、书架，摆上喜欢的书，开窗引光，便可“捧书闲读，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亦万籁有声。“书房”终究狭小局促，眼瞅书架渐满，新书只能摆起来，即便如此，却仍满心欢喜。案头诗书，窗前佳景，朝有暖阳，夜伴星辰。高三那年，疲于题海，心力交瘁。酣睡写读，均已有着，“书房”这一方一榻，成了我伏案打盹之地。

若干年后，生活渐入佳境，手头也宽裕起来，于是，我用多年积蓄置换了一处稍大的住所，才算真正拥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起初，我疯狂购书，兀坐书城之中，那种感觉就像帝王坐拥三千佳丽，须臾之间，忘却了世间一切的不愉快。近年来，我不再成捆成捆买书，却时不时涌出一股子写作的冲动，散篇见诸报刊、报端。经年累月，我从一个小白写手到一名专栏作者。

有一回，我在写一部中篇小说，写到一半，思路戛然而止。我正躺在藤榻上，两眼空洞望着天花板，不知不觉，打了个盹，故事的情节便在梦境中延续下去……

倪宽在《钜经堂》中提出书房至乐五事：“静坐第一，观书第二，看山水花木第三，与良朋讨论第四，教子弟读书第五。”依他看来，在书房里，较之观书，静坐反而成了头等大事。

静坐之于现在的我，便也与打盹相类了。



鸟语花香 李海波 摄影

## 免费证明

□王希强

我上小学时，初小每学期学费一元，高小是一元五角。

我家八口人，父亲在生产队里当会计，一年四季不歇工，母亲忙于一家人的吃穿和日常生活，出工较少。生产队靠工分吃饭，我家日子过得紧紧巴巴。每到开学时，我都为学费问题愁肠满腹，不敢问父亲要。若有，母亲会要来给我们，没有，只能静静等待。在我的印象中，学费都是和眼泪相联系的。要钱的艰难，使我从小便懂得挣钱不易，不敢乱花一分钱。

但我不怨父母亲。那时候，一个村里没有几家人能大方拿出钱来，给孩子借学费之事也很平常。父母虽有千般困难，仍尽力供我们姐弟上学。但后来一场政治运动，使我们姐弟上学更艰难了。

1966年“四清”运动，我的父亲被错划为“四不清”干部，批斗、退赔，家

里稍值钱的东西都被工作组拿去了，我家的生活相当困窘，连吃饭都成了问题。这一年，姐姐考上县第六中学，我考上高小，二弟三弟陆续上了小学，姐弟四人的学费难坏了我的父亲母亲。过去，父亲是严厉的一家之主，大事小事都是他说了算，母亲负责干活、做饭等家庭事务。现在，父亲受到了运动的打击，精神萎靡，人一下蔫了、呆了，没钱也没话。姐姐和我已懂点事，知道父母的心酸和无奈，只能悄悄掉眼泪。幸好关于上学这点，政策有条底线，符合条件的家庭可开免费证明。

免费证明是政府给贫困家庭学生的一项惠民政策。由生产队队长开具一张证明，生产大队签字盖章即可免费上学。受环境影响，“地富反坏右”子女、下台干部子女能否享受免费政策，我们家人心中没数。开免费证明一事，父亲是不会去的。父亲脾气倔犟，

爱面子，宁可穷死、困死，也不肯向人低头，他又是下台干部，不愿看人冷眼。母亲是一个家庭妇女，在村里不起眼，本来就没什么面子。她只知道，不开免费证明，娃们就上不了学，但这又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也只有指望母亲了。

开学那两天阴雨连绵，母亲戴着草帽，踏着泥水去队长家开免费证明。我们小队的队长是“四清运动”中当上的，年轻气盛，异常严厉，村里人很少去他家。但那人是个直性子，碰硬不欺软，刚正不阿。母亲木讷，言语不多，可我家的情况在村里是倒数一二，队长既实事求是又有些同情，给母亲开了证明，全家人悬了几天的心终于放下了，因为开免费证明的关键一步就是小队，这边开好，剩下的就不难了。

吃过晌午饭，雨稍微小了点，要抓紧时间去大队盖章，那时我已十一岁，已有为家庭出力办事的一些能

## 老王师傅

□陈丽君

雨越下越大了。直到东方的曙色已经穿过窗户，雨还没有小的样子。

我刚刚起床，手机便“叮铃铃”地响了起来，是送快递的来了。我开门出去，只见楼前停着一辆三轮车，一个穿着旧雨衣的人，正拿着我前两天在平台上下单的物品。“真是抱歉，这么大的雨还麻烦您跑这一趟。”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哎呀，您可千万别这么讲，我就靠这个吃饭的，如果大家都像您这样想，那我可得饿肚子啦！”接着是一连串爽朗的笑声。我循声打量着眼前的这位快递员：他五十岁以上的年纪，不胖不瘦，四方脸布满皱纹，“八”字胡黑白相间。尽管雨水从他的脸上不断往下流着，却并不影响他说话时满脸的微笑。我签了字接过物品，向他道了谢。他又是一连串的“谢谢谢谢……”然后跨上了三轮车，一时间水花飞溅，很快便消失不见了。

后来听邻居说，这个快递员姓王，和我同住一个小区，孩子们喜欢喊他“王伯伯”，大人们则习惯称他“老王师傅”。这老王师傅可真是不容易，前些年因为在工地干活伤了脚伤了业，后来经熟人介绍，才在这里做了快递员。据说自他从事这行以来，投诉量几乎为零，更难能可贵的是，每天他都是第一个到达收发点的，有时他也会带着他儿子一块儿来，说是在他有事的时候可以帮忙送送，不至于耽误大家的事。

听了邻居的介绍，我对这位老王师傅不由得增添了几分敬意。

南方的雨水多，没完没了的雨下了一天又一天。这一天等到傍晚时，已成倾盆大雨了。就在我暗自嘀咕着“今天的快递不一定来得了”的时候，手机上却显示出了老王师傅的号码。

送快递来的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

年轻人，我有些好奇地问：“这是怎么了，老王师傅呢？他怎么没有来？”年轻人说：“他病了。”

第二天我刚起床，那个熟悉的号码又打了过来。因为昨天的快递已经送过了，所以我也没有太在意。谁知道一会儿突然有人敲门了。我一开门，不由得愣住了。身穿旧雨衣的老王师傅一身水淋淋地站在门口，怀里还抱着一个包装得严严实实的包裹。没等我说话，他已开口了：“真对不起，一时把心没操到，就……”我说：“您不是弄错了呀，我今天没有快递哦。”老王师傅脸上却仍满是歉意地笑着，好半天才期期艾艾地说：“真对不起，你快接着，别又被雨淋了……”

看样子，他有难言之隐，而且在这充满歉意的笑容中，带着一种无名的愠怒。在他的一再催促下，我只好接过了他手中的包裹，他便匆匆离